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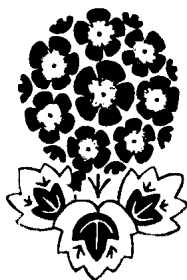
天 津 短 篇 小 说 选

# 升 华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天 津 短 篇 小 说 选

# 升 华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 升 华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编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3/4插页2 字数282,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0

---

书号: 10151·742

定价: 1.40元

# 与时代一起前进

## (代前言)

马 献 廷

在人们欢庆国庆三十五周年和天津市解放三十五周年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编辑了这本“天津短篇小说选”，代表天津市的作家们向节日献上一点心意。这是对近年来天津短篇小说创作的一次检阅，也是对天津作家的一种鞭策：新的时代在召唤着作家们拿出更多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里，短篇小说曾经首先挣脱“四人帮”的文艺枷锁，打开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人们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批一批的优秀短篇小说，如春潮般涌来，它们是那样深刻地、又是那样及时地向人们揭示着生活中一系列新的课题，以崭新的时代精神感染着人们的心灵，推动着人们赶上已经迅速启动的新时代的脚步。在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主义文艺的复苏和繁荣，短篇小说又开始从更广泛的生活领域中开拓自己新的前进通路，虽然这中间难免有弯路，有波折，但它们仍然拥有最多数的作者和读者，同样也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途。

天津市的作家们，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代，在发展中国

的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都曾经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他们的一些优秀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都曾焕发过时代的光采，征服过千百万读者的心灵。在中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上，理所当然地要写上他们的名字。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当中无论是老作家还是中青年作家，现在仍然勤勉地致力于这种文学体裁的探索 and 创作，人们相信他们会拿出更多更好的新作，相信他们会为中国的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当然也相信，中国的短篇小说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繁荣局面。

有些同志存在着这样的担心：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期已经过去了，继之而起的将是中篇乃至长篇的创作热潮。我却认为：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短篇小说创作从此失去了发展的势头。也许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曾经以短篇小说创作驰骋文坛的作者，现在纷纷转写中、长篇了。其实，这些作者在体裁样式上的转移，有其必然的原因。十年动乱，他们块垒在胸，一旦枷锁脱身，便争相倾吐，这种情况下，短篇小说便成了他们最得心应手的文学表达形式。如今，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入，读者欣赏要求的不断提高，如何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展示更加壮观的时代画卷，就开始提到作家们的创作日程上来了。因此，他们在体裁样式上的这种新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些作者在创作上的新的追求一种反映。

根本的问题是：短篇小说有它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规律，这是其他文学体裁样式所不能代替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变革，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四化事业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涌现，必然引起新旧更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斗争。对于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

和新问题，文学应该有所反映和回答，而在及时地反映迅速变革着的生活现实这方面，短篇小说的特有功能是不可代替的。可以说，在飞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短篇小说大有用武之地，它的继续发展和繁荣，乃是必然的。更何况，按照文学作者成长的一般规律，文学新人常常是从短篇小说创作这个大门进入他们的文学领地，随着文学新人的不断涌现，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优秀的短篇新作来推动短篇小说艺术的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最近一个时期，由于短篇小说创作本身的一些原因，使其繁荣和发展遇到了一些障碍。

关心短篇小说创作的人们都会发现，随着短篇题材领域的扩大，它们那种牵动人们的神经、振撼人们心灵的力量却相对地减退了；虽然新时代的脉搏越来越砰訇震耳，但短篇小说的回响却显得越来越微弱。素以敏捷见称的短篇小说创作已经和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出现了一段相当的距离。不少迹象去提醒作家：短篇小说创作应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人们希望，作家们对待小说创作，勿以其篇幅论短长，短篇容量上的局限，并没有也不可能局限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人们喜爱中长篇，也同样喜爱短篇；人们不反对短篇作者去写中长篇，但却不愿意作者厚此薄彼，贪长求大。不要不问自身创作条件而一味迎合所谓“中长篇热”，重要的是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入开掘。短篇小说新的艺术境界的大门永远为肯于深入开掘的作者敞开着。

人们希望，作家们要十分注意生活的积累。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创作得以飞跃发展的基础，乃是作者们在十年动乱期间形成的深厚的生活积累，那么是否也可

以说，当前短篇小说创作出现的某些落后于生活的现象，乃是作者们这几年在生活积累上“入不抵出”的一种反映。短篇较之中长篇创作，更是一个生活积累的“高消耗”门类，特别是短篇小说及时、敏锐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更需要作者随时保持着一定的生活积累，这就要求他们一刻也不能脱离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止对生活的积累。有了足够的生活积累，就具备了打开短篇小说创作新境界的基础条件。

人们希望，在短篇小说创作的题材领域中，反映工厂、农村经济建设的题材能不断增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这个转变正在日益深刻地反映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家们不能忽视这一点，也无法回避这一点。题材的空前丰富多采是一件大好事，但经济建设题材的贫乏却会使这件大好事也黯然无光。作家们应该积极地在经济建设题材这个领域中进行探索，尤其是短篇小说的作者更应该注意保持和发扬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并带动各兄弟艺术打开一个反映经济建设题材创作的新局面。

新的时代是产生新的文学巨人的时代，人们对短篇小说创作和短篇小说的作者们寄以殷切希望，坚持与时代同步，永远同人民在一起，短篇小说创作一定前程无限！

## 目 录

|             |           |
|-------------|-----------|
| 人事厂长        | 蒋子龙 (1)   |
| 金驹儿         | 航 鹰 (19)  |
| 槐荫庭院        | 鲍 昌 (44)  |
| “铲子匠”与“大工头” | 石 英 (59)  |
| 女工轶事        | 阿 凤 (73)  |
| 柳 魂         | 万国儒 (81)  |
| 养虾场纪事       | 王家斌 (99)  |
| 炉台上的美学家     | 王 江 (122) |
| 芳顺大姐的苦恼     | 蔡 嵘 (141) |
| 百灵啊, 百灵     | 何 苦 (153) |
| 老喜贵的心愿      | 杨勃森 (168) |
| 蔡九爷看《茶花女》   | 吴若增 (181) |
| “孙悟空”赶集     | 杨润身 (199) |
| 东湖洼之晨       | 张秋华 (209) |
| 在风的旋涡里      | 刘怀章 (227) |
| 沙田蜜         | 克 明 (246) |
| 升 华         | 冯骥才 (256) |
| 初春之晨        | 柳 溪 (277) |



|              |          |
|--------------|----------|
| 卜 居 .....    | 王昌定(294) |
| 时来运转 .....   | 田师善(310) |
| 她还是她 .....   | 李玉林(325) |
| 夜 醉 .....    | 马 林(336) |
| 修鞋铺的故事 ..... | 陈吉蓉(354) |
| 蜃 楼 .....    | 冯育楠(369) |
| 磕灰姑娘 .....   | 詹岱尔(385) |

# 人事厂长

蒋子龙

## 一

高盛五拚了两个月的命，在部里举办的厂长训练班上拿了个好成绩，今天喜气洋洋地回来了。出了火车站，他没有回家，也没有回厂，却转转悠悠来到东北角汽车站。高盛五捏住旧风雪衣的下角，把屁股兜住，就在汽车站对面的便道台阶上坐下来了。他怕被熟人认出来，还把鸭舌帽使劲往下拉了拉，让帽沿紧紧地压住眉毛。但是他那独具特色的，象征着力量 and 健康的拳头般突起的颧骨，锤头般浑圆的鼻头，却无法遮掩住；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幽默的、凝聚的意志力，更是无法掩藏的。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美滋滋地点上一支烟，眼睛却始终盯住对过的汽车站。

这儿是通往北郊工业区班车的终点站。

高盛五坐了一会儿，五点钟一过，汽车就多起来，一辆接着一辆，排着队开进站来。“吱扭”车门一开，就象提开了水闸板，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人流涌出车厢，三五成群，叽叽喳喳立刻汇入天津市人的大海。二八月乱穿衣，春天的城市五光十色，人头攒动，要想始终盯住一个人是很困难的。高盛五不眨

眼睛地盯住这一切，似乎是要寻找什么人；却又对这一切显得漠不关心，好象心不在焉。

突然，又有两辆汽车停住了，从车里走下来的人，都穿着一色的乳黄色的中山服，褶线笔挺，一个个非常精神。每个人右胸的上部绣着一个十分精致而漂亮的图案——这是国家为表彰优质产品颁发的金牌的图案。象一道彩虹在上边圈住金牌徽标的，是五个金线绣的小字：仓北机床厂。

高盛五眼里立即闪了一道光，刚才还漠漠无情的脸，转眼变得非常生动，高颧骨，圆鼻头似乎也闪闪发光。他站起身，习惯地又拉拉帽檐，目光象摄影机的镜头，紧紧盯住前面一群穿中山服的人，尾随着跟上去。

仓北厂的人在马路上一走，格外招眼。有的惊奇，有的羡慕，都爱多看他们两眼。

“嘿，快瞧，仓北机床厂的，多神气！”

“人家这厂办得就是好，得了金质奖章，每个职工还奖给六十块钱！”

“你别光看人家多拿钱，仓北厂的人出来就是规矩。你多咱看见过仓北厂的人在马路上打架骂街，上汽车不排队、抢座啦？没有！连商店的售货员，电影院的服务员，见了仓北厂的人都另眼看待，格外客气。”

“他们就沾了这身厂服的光啦……。”

高盛五在人群里听着这些议论，心里痒痒舒舒，话不醉人人自醉。他得意地笑了，应该让党委书记老姚来听听这些议论，来看看自己的工人出了工厂大门以后是什么样子。

## 二

说起来简直有点可笑。是去年吧，中央下来文件，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取消，革委会主任改为厂长。仓北厂的人私下都在议论，这样一变，一直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高盛五很有可能要当厂长。他对工厂的生产情况很熟悉，而且确实抓出了点眉目，仓北厂生产的精密机床，由在国际市场上排不上号，上升到世界第二名。党委书记姚刚是文化大革命后从人事局调来的干部，对工厂的生产不太熟悉。以前讲究党的一元化领导，他还兼着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其实生产上技术上这两大摊子主要还是靠高盛五。现在党政分工，建立厂长分工负责制，姚刚当然会实事求是地让高盛五当厂长，自己只做党委书记。况且下边的呼声他也不会听不到的。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姚刚是党委书记兼厂长，主管生产。高盛五由主管全厂生产的第一副主任，改为普通的副厂长，主管人事工作；为了不让干部工人说闲话，给高盛五又加上了党委副书记的职务。除去人事厂长应该主管的劳动工资科、财务科、安技科等，还外加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等一大堆政工部门。把党务政工这一块全给了他，表面上看，他好象是升了，实际上却没有实权了。

姚刚是个十八岁就坐机关的“一帆风顺派”，加上多年做人事工作的经验，在权力上做点手脚那可是用不着费多大劲。他认为“四人帮”倒台以后，势必要跟以前来一个大颠倒。以前臭的，现在香；以前香的，现在臭。往后在一个工厂里管党务抓政工，徒有虚名，没有实权。只有抓生产，掌握工厂的经济大权，才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是工厂里真正的“大拿”！他宁

可丢掉党委书记的帽子，也不放弃厂长这块牌子。更何况仓北厂的干部还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能够做党委书记，他还可以兼着这个职务，保留对全厂党政大事自己拿主意，亲自点头的权力。把一些琐碎的具体工作推给副书记高盛五。真是何乐而不为！

高盛五来了个大改行，刚开始脑袋真有点发懵。他是个电工出身，对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十几年前自己就能装电视，做喇叭。他如果不被提拔当干部，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工匠；他如果五五年高中毕业后，不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能上得起大学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甚至是个科学家。而命运却让他主管他从来没有干过的政治工作，舍己所长，用己所短。主管政工，首先就得会做思想工作，他自己的思想就不通。但鉴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通也得通，他捏着鼻子上任了。

上任就有事，政工部门的干部都想改行，特别是年轻人。组织科看档案的小韩要求到财务科去学会计，高盛五立即就答应了，年纪轻轻的应该支持她去学点真本事。宣传科的两个干事要求到车间去学技术，他答应得更痛快。党委书记都想去学技术抓生产，这些小干事们要求去学技术还不是好事，应该支持。

这下可坏了，高盛五犯了疑。人家别的厂都是谁抓什么就老说自己抓的那一摊重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那一块，他却是站在生产的立场上抓政工；由此引起了政工部门的不满，有真的有假的，政工干部都要求改行。从党委书记那儿就瞧不起政工干部，一甩手扔下这批人不管，自己先改行。来了个人事厂长，不爱部下，倒给改行开绿灯，谁干政工不伤心。似乎政治

工作和“四人帮”一块臭了，搞政工没有前途了。往后不搞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不搞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政工人员就要失业了。工厂里再也用不着做政治思想工作，只要隔两年长一次工资，每月多发点奖金就行了。好吧，奖金越发越多，工人的情绪和奖金的数目并不成正比，积极性不是越来越高，而是忽高忽低。发奖金前三个月有效，过了三个月就不大灵，多给了没意见，少给了发牢骚，在工作上找齐。车间干部总结出一套“苦恼三部曲”，送给了主管发奖工作的高盛五：“评奖评奖，无人开腔；评奖评奖，越评越僵；评奖评奖，轮流坐庄；评奖变成了平奖。”高盛五头疼了，思想工作不要了，奖金又不是万能的，难道我们的工厂就走投无路了？

高盛五是感到走投无路了。“四人帮”时期，靠批、靠斗、靠吓唬；现在靠什么呢？靠讲大道理，人家不听，靠钱又不灵。就在他做难的时候，保卫科长拿着一把大剪刀找他来了，气呼呼地说：“高副厂长，现在戴蛤蟆眼镜、穿喇叭裤这股风再不刹不行了！明天上班的时候，我在大门口检查，有穿喇叭裤，有男的留着女人头的一律给剪了！有戴蛤蟆眼镜的不让进厂，按旷工处理。你看行不行？”

“你这是想干什么？”高盛五大惑不解，“你们保卫科没事干了？”

“哎，你这是怎么说？……”想借机给政工干部出出心里的闷气，提提政工干部威信 的保卫科长，被不懂政工的人事厂长气得一句话没说完，赌着气走了。

高盛五真是动了脑子了，没办法，一切从头学起。他领导生产，从来都是想好了再做，决不做起来再想，用不着返工。态度从容，抉择果断，因为他把生产那一套都吃透了。这个政

治思想工作无边无沿，没有章程，没有规范，抓不着，摸不透，也没有一本教科书可以参考。幸好高盛五是个多才多智的家伙，别看他长得武高武大，看上去好象动作迟缓，笨手笨脚，心却细得要命，不着急不上火，心里有真主意。他硬着头皮，钻起来了。他翻了很多资料，研究外国人的管理办法。又从桌子底下把两三年没有动的马列著作搬出来，找了点理论根据。在一个大学教师的帮助下，高盛五又学习了心理学、教育学和人才学。在一次党委会上他正式提出自己的主张：政治思想工作既不是专门整人斗人的“石头政治”；也不是假大空式的“空头政治”。这两种“政治”应该跟着“四人帮”一块完蛋了！真正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一门科学，连国外的资本家都懂得这门学问，如果我们放弃了这门科学，就搞不好现代化的工厂。老姚当场就善意地挖苦他是“高克思”。

高盛五并不介意党委书记的玩笑话，他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要说我这一套不行，就请你们拿出一套办法来。你们要是拿不出办法，国家也没有政治思想操作规程，那就得听我的。”

党委只好同意他试试。国家经济体制和结构正在进行改革，办工厂谁也拿不出个准章程，就靠自己摸索着往前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人的头脑是无所不能的，只要你无止境的吃苦耐劳，不断探求，总会想出办法，把政治思想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现代化的管理加上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老传统，嘿，不愁管不好工厂！

高盛五开始按自己的土办法行事。

第一件事，去年一年把全厂职工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子女大部分都招回仓北厂上了技工学校。眼下，只剩下四个人，今年要把他们都办回来，去掉职工心上一块病，也卸掉了他们肩

上的一个大包袱。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烧起来很得人心。高盛五来了劲头，他盘算着今年又有九个老工人到了退休年龄，给他们办退休手续，让他们的子女来顶替。但是这些老工人不能放走，留在厂里能干多少是多少，他们是厂子的宝贝疙瘩，仓北厂能得金质奖章全是靠他们的手艺抠出来的。这些人走一个就少一个了，要想办法把他们的技术留下。现在三十岁以下的工人顶饷的少，那怕叫老人把着手一人带一个呢，带自己的儿子也行！对，将来技工学校就招收本厂职工的子弟，如果将来仓北厂的工人都是血统工人，两代、三代，甚至四代、五代都在仓北厂做工，厂史就是他们的家史。他们不就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工厂，更希望把工厂办好……

第二件事，高盛五利用工人都想出差的心理，规定每个季度选出来的先进生产者，每人放两天假，轮流坐着厂里的那辆吉普车到北京去玩两天，到长城、十三陵逛一逛，晚上回来还可以从北京买点鱼回来。北京菜市场里物品丰富，天津人爱吃鱼，这既是一种政治待遇又是一种物质享受。而且还规定，任何厂长不得以任何理由占用这辆先进生产者专用的吉普车。

这件事情不大，在仓北厂影响却不小，工人的情绪很高，都支持这项制度。

厂长们却很反感。姚刚半开玩笑地说：“盛五啊，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这样做呀，用牺牲领导干部的利益，去讨好群众。”

高盛五也同样用嘻嘻哈哈的声调回答：“没办法，领导搞特权，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很大，只好对头头搞点一平二调。因为你们是领导，政治思想工作总要好做一点。”



高盛五没有说出来，他心里还有打算哩。局里答应，今年要拨给仓北厂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仓北厂的领导只坐过吉普车，还没坐过自己的小轿车。不要说姚刚，就是高盛五也很想进城开会的时候能坐一坐“小上海”。但是他打定主意，这辆“小上海”一来就把那辆吉普车替下来，让先进生产者坐着“小上海”去逛北京。姚刚肯定不会同意，高盛五也想好了办法，召开职工代表委员会，鼓动职工代表说话，给他来个众愿难违。

姚刚当然也不是傻子，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就用党委书记的口吻提醒高盛五：“你是党委副书记，你可不能用满足群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来代替政治思想工作。”

要是以前，高盛五还真得被姚刚这几句话给吓住，现在他看了点书，肚里有了几套词儿，张口就说：“政治觉悟，即令是最伟大、最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觉悟，都决不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可知的东西。它不用乌托邦的空想，也不是神秘的宗教的狂热，而是从非常现实的物质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政治觉悟的产生决定于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它是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反映。……”

“老机关”姚刚还真叫给唬住了。心里暗暗叫苦，后悔不该叫高盛五管这一摊，这家伙头脑灵活，鬼点子太多，他抓什么，什么就突出，什么就出新花样。暂时只好由他去。

头两脚踢开了，高盛五这个“土政治家”摸到了一点门道，也有点兴趣，各种各样的点子更多了。凡是新的念头一旦钻进了高盛五的脑子里，就会燃起强烈的欲望，他非要试试不可。

仓北机床厂生产的精密仪表机床，在世界上仅次于瑞士产